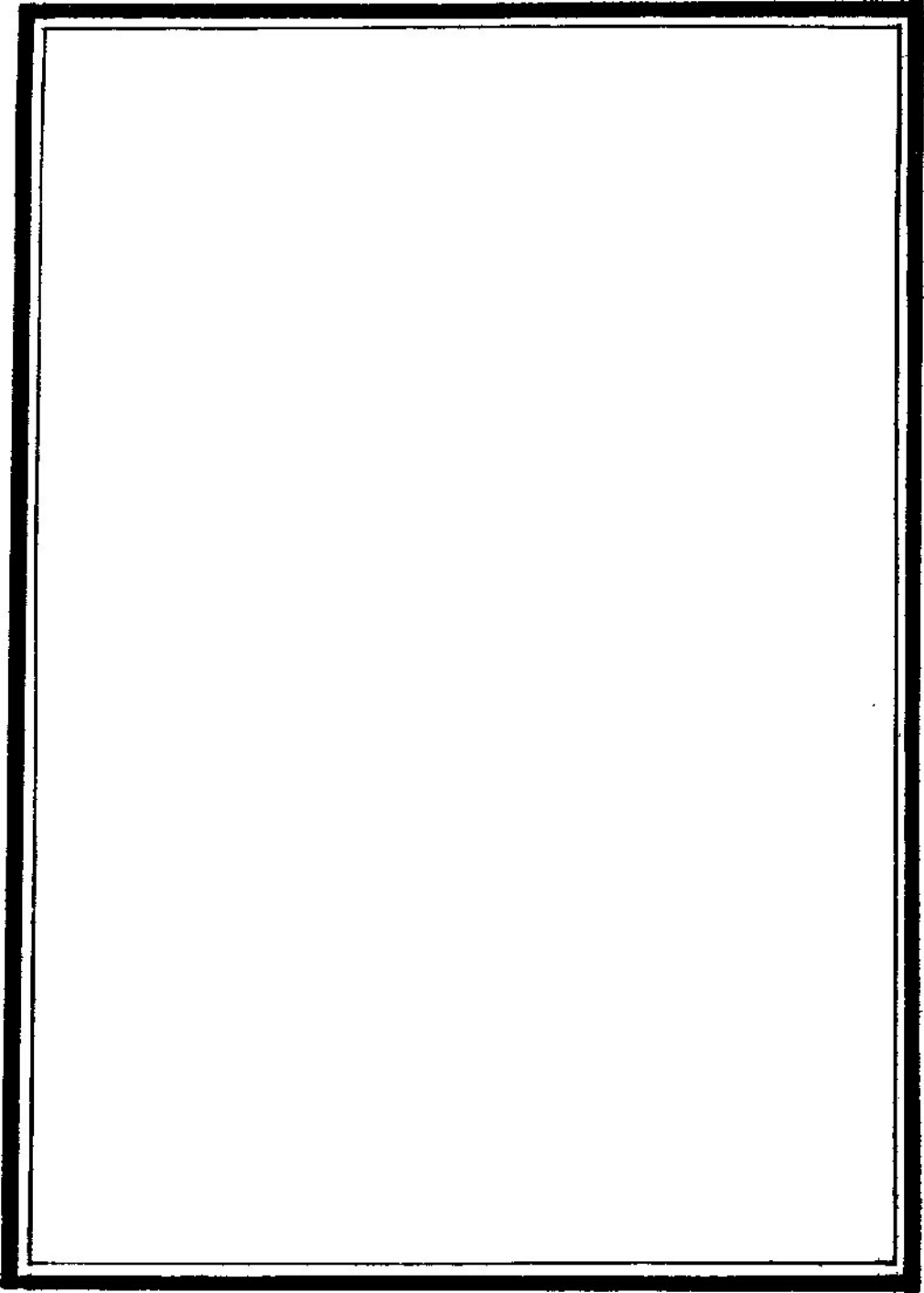


墨海金壺



羯鼓錄

羯鼓錄提要

羯鼓錄一卷唐南卓撰唐書藝文志樂類載之羯鼓錄羯鼓錄一卷然不云卓何許人雜史類又載南卓南卓觀察使計有功唐詩紀圖一卷注曰字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計有功唐詩紀事亦稱卓初爲拾遺以諫謫松滋令大中時爲黔南觀察使與唐書合當卽其人惟書中自稱會昌元年爲洛陽令又稱大中四年春陽罷免還自海南書錄解題又以爲婺州刺史均不相符然段安節樂府雜錄稱黔帥南卓作羯鼓錄亦與唐志合安節唐人必無謬悞疑書中所敘乃未爲黔帥以前事陳振孫所云則但據書中有至東陽之語以意斷爲刺婺州也其書分前後二錄

前錄成於大中二年後錄成於四年前錄首敘羯鼓源
流形狀次敘元宗以後諸故事後錄載崔鉉所說宋璟
知音事而附錄羯鼓諸宮曲名凡太簇宮二十三調太
簇商五十調太簇角四十調徵羽闕焉惟用太簇者以
羯鼓惟主太簇一均故也又有諸佛曲十調食曲三十
二調調名亦多用梵語以本龜茲高昌疎勒天竺四部
所用故也其李琬一條記耶婆色雞一曲聲盡意不盡
以他曲解之卽漢魏樂府曲末有豔之遺法如飛來雙
白鵲塘上行諸曲篇末文不相屬皆卽此例蓋樂工專
門授受猶得其傳文士不諳歌法循文生解轉至於穿
鑿而不可通也

羯鼓錄

四庫全書原本

墨海金壺 子部

唐 南卓 撰

羯鼓出外蕃以非中國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作

云龜茲部高昌部疎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

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雞婁鼓之上譟如漆相山桑木

下桶小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

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一作空透遠特

異衆樂杖用黃櫨一作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濕氣而

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褭健舉捲用剛鐵鐵當精鍊

捲當至勻若不剛卽應條高下撝捩不停不勻卽鼓面緩急

若琴徽之尅病矣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娑曜日光

等九十二曲名元宗所製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上洞曉音律由

之天縱凡是絲管一作管弦必造其妙若製作曲調隨意卽成不

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

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

玉笛玉笛之說見遺事常云八音之領袖不可無也一作不可無也四字

爲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物一作色明

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觀而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

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

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自製者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

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御

侍官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翳不起卽奏

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

汝南王瑾寧王

一本有長字

子也姿容妍審

一作美

秀出藩邸元宗

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

頃刻不捨常戴砑絹案塵史作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

一朵置於帽上宜當是簷字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

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落

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動搖

上大喜笑賜璣金

器一厨因誇曰真

一本無真字

花奴

蓋璣小字

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

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

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

上於諸親常自稱此號

夫帝王之相須有英

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

一作厚

若花奴但端秀過

八悉無此相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

一作閑

雅當更得公卿間

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攬挹衆皆歡賀上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琴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綽旣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卽走入上問何處去來綽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時至必撻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一作許他東西過往綽拜

謝訖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綽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我心脾肉一本無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豎金雞上大笑而止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

樂部行王詢云南山起雲

北山起雨卽開府所屬也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是

曾山花叢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去聲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

一作第二一作鼓也且繇用石末花叢固是腰鼓掌下朋肯

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

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

又開府謂上曰頭

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也山峰取不動雨

點取碎急卽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

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一作明祖母

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

也開府孫沈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

宗覽而嘉之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喜甚

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謬悉可言之沈

曰容臣與樂官商確講論其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

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月一作日然後進奏二使奏樂工多言沈

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有瞶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

徽使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迫於聲律不至無業

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

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朕忍不日間兼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尤驚異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輩告許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察樂工見沈悉惴恐脅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嗣曹王臬有巧思精曉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轅欲求通謁先啟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足尙耶士曰但啟之尙書當解矣及臬見轅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臬曰諸公必未信命

取食料自選其極平者遂置二椀於枰心以油注之椀中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隙也梟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椀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某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客直償幾何客曰不過三五百緡及舉遺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一作沙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儒人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

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

盡又何索尾焉工曰柰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

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當用柅柅急遍

解之工如所教果相協聲意皆盡用如柅枝用渾脫解甘州工泣

而謝之卽立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至太常寺少卿宗正卿

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

成都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

物也當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及

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臨嘉陵

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一作悰

日案代宗廣德二年崔旰反成都命鴻漸以宰相兼山南劍南副元帥往鎮撫之鴻漸憚旰許以不死反委以政日與從

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則此是亞無疑
綜於武宗會昌間鎮東川非從事也

輩登驛樓望江月行

觴譙話曰今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免
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
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
西一作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
獸舞庭此豈遠耶漸鴻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功未臻尤妙尙
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比
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
牧於山下忽數頭蹢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
止某復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

一作
逐聲

俯若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

不難矣其後乃不敢爲也

一本無此句

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卓善亦不甚露焉爲鄂州節度使時間於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遊白有家僮多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數事二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宜爲文紀不可令埋沒也時過而未錄及陝府廬尙書

孫源孝疑盧商

任河南尹又

話之因遣爲紀卽粗爲編次尙未脫藁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資儒者之博聞亦助賓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庶幾流傳

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崔

司空

孫源孝曰崔鉉也

爲鎮司空遇合素厚留止旬朔輒獻之過蒙

獎飾因曰宋沈卽某之中外親丈人知音之異事非止於此

也嘗謂太常丞每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亡者又乖律呂一

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

貞元中猶未有待漏院朝士多立城門衢中或立近坊人家及光宅寺也

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

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

一登塔循金索歷叩以辯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叩而辯焉

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沈曰是耳必因

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鐘

耳請且獨緩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

一本有臨之二字恐反誤

約其時彼叩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